



通往大马士革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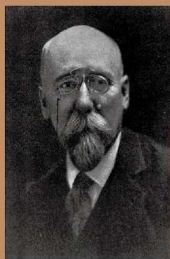


[俄] 索洛古勃 / 著
邱鑫 / 译

金色俄罗斯

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

| 主编·汪剑钊 |



索洛古勃

“处于任何流派及传统之外”
用光怪陆离的想象编织丰富立体的文学图景
辛辣讽刺、黑色幽默，鲁迅称其为“死亡的赞美者”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通往大马士革之路 / (俄罗斯) 索洛古勃著; 邱鑫译.
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 11
(金色俄罗斯 / 汪剑钊主编)
ISBN 978 - 7 - 220 - 11000 - 9

I. ①通… II. ①索… ②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俄罗斯 - 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2342 号

TONGWANG DAMASHIGE ZHILU

通往大马士革之路

(俄) 索洛古勃 / 著 邱 鑫 / 译

策划组稿
责任编辑
责任校对
装帧设计
责任印制

张春晓
李淑云 熊 韵
吴 玥
张 妮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[http: //www. scpph. com](http://www.scpph.com)
[scrmcbs@ sina. com](mailto:scrmcbs@sina.com)
@ 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0mm × 203mm
11. 25
240 千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220 - 11000 - 9
56. 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Contents

通往大马士革之路	/001
通往以马忤斯之路	/017
天真的约会	/023
棺材匠女儿的故事	/031
塔尼亚的理查德	/042
心之真理	/047
悲伤的未婚妻	/067
戴着镣铐的女人	/093
女王的金币	/101
悲伤的魅力	/107

人间天堂 /126
伊万·伊万诺维奇 /134
犹太的未婚妻 /142
狗 /146
化水为酒 /154
蛆 虫 /159
小矮人 /187
小 羊 /213
尘归尘，土归土 /217
奔向星星 /253
宝 贝 /277
搜 身 /283
微 笑 /291
骨血之声 /305
铁 环 /320

芬芳的名字 /326

毒蝇伞当官 /330

两块玻璃 /331

一块糖 /332

变得更好 /333

黄金桩子 /335

欺负人的人 /336

通往大马士革之路

一

从荒淫无度、恣情纵欲到生与死的安然结合——通往大马士革之路。

平静无风的春日傍晚，车轮在热闹喧嚣的街道上辘辘碾过，表情凶狠的流浪汉和年老体衰的女人们一起兜售着娇羞的铃兰花。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·克鲁仁尼娜刚从医生那儿走出来。听了医生的话后，她难过得满脸通红，浑身因为羞愧和悲伤而抖个不停。即便她是个年轻姑娘，也不得不忍受这一切。她感觉那些候诊的病人们，包括那个站在前厅的清洁工都在嘲笑她，他们的笑容像毒蛇般啮咬着她的心。

谁会娶她这么丑的女人？寡淡无味、拘谨扭捏，在男人面前总是手足无措。

从很久以前开始，她一照镜子便会绝望。镜子诚实得令人厌恶，它总是把一切都映照出来，毫无恻隐之心。她是个相貌丑陋、毫无魅力的女人，尽管脸上还有些许细节能讨人喜欢：她的双眼深邃、

聪慧、有神，脸颊和下巴上长着可爱的酒窝，浓密的秀发宛如秋日的夜幕。然而它们太过零散，无法令容貌增色，与这张黯淡无光的脸和这具与优雅沾不上边儿的躯体搭在一处，显得十分不和谐。

谁会娶她？她会是谁的妻子？

由于职业的缘故，医生心如铁石、出口伤人。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脸上讪讪的，嘴里嗫嚅道：

“可是，医生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是我的原因？我连未婚夫都没有。”

医生耸了耸肩。

“自然现象而已，”他冷冷说道，“您吃什么药都不会有用。”

二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在街上走着，双腿发抖、脚步虚浮，心中既惊慌又羞愧。她走过熟悉的十字路口和人行道，来到了这间位于四楼的公寓。她的朋友娜塔莉亚·伊力伊尼奇娜·奥普立齐娜在这儿居住。奥普立齐娜人很善良，精力旺盛，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胸脯圆润饱满，是个可爱的姑娘。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把一切都告诉了她。只要再过一会儿，再过一天，她可能都羞于启齿，然而此时此刻，这些话被十分自然地说了出来。奥普立齐娜一看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低垂的脸庞和糟糕的脸色就明白出事了，知道她肯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烦心事。奥普立齐娜开始细细询问她出了什么事。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坐下来，含羞带怯地笑了笑便开了口，她讲得特别认真，

就像在背诵烂熟于胸的课文。

讲完她便哭出声来，奥普立齐娜一面思考，一面在房间里踱着步子，桌上的玻璃烛台都被她沉重的脚步震得叮当作响。

“我觉得吧，”她说，“没什么好哭的，心痛不如行动。真就没人看得上你？”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可怜巴巴地承认道：

“没有。”

奥普立齐娜说：

“这些男人呐，太齷齪了！只要脸蛋儿长得漂亮，即使是个十足的草包，他们也愿意献殷勤，长得不漂亮的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太令人气愤了，这不公平。”

她突然停下脚步，走到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身边，似乎想到了个绝妙的主意。

“我帮帮你吧。我这儿刚好有一个合适的……简单说呢，就是有个人和我很要好，他喜欢和单纯的女孩儿打交道。我替你安排一下。”

三

过了几天，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坐在一家豪华餐厅的包间里，身旁是个四十出头、穿着体面的先生，两人聊得不甚投机。桌上摆着清淡、昂贵的晚餐，有牡蛎和香槟。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一直在给自己打气，努力掩饰心中的窘迫。先生名叫谢尔盖·格利高里耶维奇·塔舍夫，席间不停地称赞她聪明、智慧、有

文化

“我很久都没有度过这么舒心的夜晚了。您是在彼得堡认识的女人里最聪明的。”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迟疑地盯着他黑色的头发和挺得过于笔直的身体，盯着他不讨人喜欢的、凸出的嘴，盯着他又短又硬的黑胡子。她觉得他说这些只是因为没法称赞她的外表，只能说点儿让人开心的话来拉近两人的距离。

她偶尔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梦境和臆想。她不漂亮，有点儿驼背，成天穿着黑色的裙子，系着寒酸的蓝色小领带；笨手笨脚的，没去过餐厅，既不会开电灯，也不懂怎么吃洋葱。这个陌生的地方四壁都贴着烦人的墙纸，老式镜子摆得到处都是。墙角放着一架钢琴，旁边垂挂着天鹅绒面料的深红帘子，帘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东西。是什么呢？洗手池？床？优雅的男人梳着分头，一脸无精打采，硕大的淡黄色牙齿像一颗颗扁杏仁，唇边和眼周皱纹遍布。她觉得他周身的穿戴非常华美，细麻布衬衫上那个深石榴色胸饰特别漂亮。

是什么让他们聚在这里？为什么她和他，如此陌生的两个人，现在竟然能坐到一起？那些寻常事物，街道、城市乃至整个外界都被一道厚重的深红帘幕隔绝在外。

舒适的氛围中渗透出丝丝古怪，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似乎中了惑心的妖术。白色水仙和红色康乃馨插在桌子中央的水晶花瓶里，阵阵香气飘散在暖洋洋的空气中。高脚杯里的葡萄酒轻轻荡漾，令人感到舒适、温暖、愉悦。

她忘记了这些事情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，忘记了她来到这里的

原因，把与此相关的记忆全都抛却到了金色酒液中。她就那么坐着、说着，满心欢喜地回答着他的问话。她认识一个教授，他讲了个关于这个教授的笑话，听完后她甚至笑出了声。

笑话快讲完时塔舍夫说：

“真不知道有文化的人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。仅就这个方面而言，我还能吹嘘下自己，因为我从未碰过我不爱的女人。”

酒杯里漂着没化完的冰块，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似乎被凉到了，颤抖了一下。塔舍夫继续说道：

“我们爱的女人也可以不美啊。美是什么？难道美不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吗？不过，一个女人的内心必须温柔，还得拥有女性特有的那种永恒的、神秘的、源于本能的魅力。一对男女之间首先会生长出一根无法察觉的细线，然后才会坠入爱河。”

他白里透黄的面庞染上了某种特殊意味，焕发出异样的神采。一双眼睛转来转去，丑陋的大牙齿在高高凸起的洋红色嘴唇下闪闪发光。

四

大圆盘里的牡蛎又湿又凉。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小心翼翼地挑了两块放进自己的餐碟，局促不安地等待着，希望男人能拿起刀，为她展示怎么处理这种她从未见过的食物。

“要加柠檬还是？”他问道，殷勤地递过水晶小碟，碟子里放着一个黄色小杯和一把镀金餐叉。

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法摆脱的窘境，她从发根到肩膀都羞得

通红。他似乎明白了，拿起刀灵巧地打开了牡蛎壳，迅速把那滑溜溜的肉团吃进嘴里。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心底涌起一阵感激，甚至是某种好感。他帮她度过了这难熬的几分钟。可接下来呢？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心中既害怕又好奇，这一切都如梦似幻，极不真切。两人接下来又就着金色酒杯喝了葡萄酒，吃了水晶盏中的金黄菠萝片，谈论了关于美、女人和爱的话题。模糊的声音透过雾气隐隐传了出来。

“美是什么？”没人知道，但都想知道，然而这不是重点。

“你今天一点儿都不美，却有种特别的可爱……”塔舍夫朗诵道。

他喜欢炫耀自己对外国新锐诗人的了解，经常观看各类演出，还要写书、讲课，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和半学术会议上当主席，到国外出差。他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过来的！

五

隔壁大包厢里欢声笑语不断。玛特奇什舞曲、步态舞曲，还有茨冈人的曲子，轻歌剧类的曲子次第传来。有人为了唱高音吼得声嘶力竭：

“我不停亲吻……”

他每次都停在相同的位置，伤心大叫：

“不行，我唱不了！”

有人已烂醉如泥，嘴里在抱怨着什么，有人在安慰别人，有人

在啧啧接吻，想借助哈哈笑声来遮掩接吻的声音。这肯定是群穿得花里胡哨，灌饱了黄汤的浪荡子。

塔舍夫边给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倒酒边说：

“大家都这么兴高采烈，我们却连一瓶香槟都没喝完。您真是太迷人了。您的眼睛和所有聪慧、有趣的女人一样，充满了魅力。我要为了你们喝一杯。”

他忽然一动，飞快俯身亲吻了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的手。

她虽觉窘迫却不太吃惊，因为她等的就是这个。两小时前她来到了这个高级餐厅。踩着铺了地毯的楼梯，扶着黄铜栏杆忐忑不安地上楼时，她就对此做好了准备。很少有人会吻她的手！因为这个蜻蜓点水式的吻，他俩之间那条隐形的细线似乎发出了光亮。

他贴近她，他们之间已没有任何距离。他把长满醒目汗毛的手放在了黝黑的纤手上，满嘴暧昧，却仍想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诚挚：

“得到解放的女人们只有一个缺点：她们的思想虽然得到了自由，可身体还不想得到同样的自由。我认为，个性要和谐发展，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行。”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看着这张陌生的黝黑脸孔，听着小说里常见的陈词滥调，心中的尴尬消失无踪，不再觉得自己同这个完全不了解，才第二次见面的男人靠这么近有什么可奇怪的了。隐隐的冷淡浮上她心头。

“无所谓，无所谓。”她疲劳、昏沉的脑子里浮现出这个念头。

命运之神毫无怜悯之心。生活灰暗至斯，即使不在今天，它明天也会把你压垮。苦闷的过去浮现在了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

面前：没有任何娱乐，成天为了收入发愁，糟心的事情层出不穷。她还一直尝试着想要得到爱，想要找到伴侣，找到丈夫，却始终徒劳无功。

六

醉鬼们的喧哗让她想起了去年的谢肉节^①。那天深夜，她正躺在火车的三等车厢。一封电报将她唤回了卡卢加，她那正在念大学的弟弟被人杀害了。邻铺上躺着两个酒气熏天又快乐无比的家伙：一个背着手风琴的手艺人和一个女人。女人可能是个妓女，手艺人的一夜女友。

在这个可怕的夜晚，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圆瞪双眼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发着呆。手风琴嘎吱嘎吱叫了一整晚，手艺人隔段时间就要大吼几声，醉酒的妓女一直唱个不停，歌声里全是酒意。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正在回老家的路上。他们家的人只会在某个家庭成员遭遇了不幸——死亡，被流放，或是被迫上前线时才会聚到一起。现在他们准备埋葬弟弟了。只有在悲伤的时刻，他们才会聚到一起。这些人都是失败者，既没有靓丽的外表，也没有光明的内心。他们总是默默伫立在棺材或者火车旁，从不互相安慰。他们不知道说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这些浑身阴沉凄凉的人，站在一起就像一群怪物，就连他们的眼神和语言都似乎带着一抹阴

① 东正教传统节日，一般会持续一周。在谢肉节后紧接着便是长达 40 天的大斋戒，所以人们通常会在谢肉节期间宴饮娱乐。

暗消沉的灰色。

在这个令人难受的夜里，她忘记了一切，木讷呆滞地听着那些醉醺醺的叫喊、咒骂、亲吻，还有手风琴嘎吱嘎吱的怪叫。无所谓吗？当时她就在想，生活是在今天还是明天把人逼死，难道真的无所谓？

她在僵硬的床板上翻了个身，被浓烟呛到后咳嗽了几下。隔板那边传来妓女嘶哑的笑声：

“有人在咳呢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。”她那破锣嗓子让人恶心。

干瘦的年轻男人一脸不乐意地探头朝这边看过来，灰眼睛里射出扎人的精光，刺痛了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。不一会儿，他的脸上涌起了浓浓的鄙夷，转过身去了。

隔板后面传来他醉醺醺又无耻的声音：

“她对着那边咳呢。奇丑无比，可不是什么美女。”

“丑八怪！”妓女嘶哑着声音叫着。

屈辱像根尖刺，狠狠戳穿了女孩那可怜的心。

七

她想起了那个夜晚，屈辱涌上心头，胸口又抽痛起来。她浑身通红，这种痛遍布了她的身体，瞬间又聚集到了那颗最近几天疼痛不止的牙齿上。她早就计划去补牙，却一直没时间。

塔舍夫关心地看着她因疼痛而突然变形的脸。

“您怎么了？”他俯身问道，若有若无的葡萄酒味儿包围了她。

“牙疼。”她说。

两行清泪蓦地流了出来，她嗫嚅着说：

“没什么。马上就不疼了。”

塔舍夫又说了句什么，她只能勉强明白他的意思，仿佛面前有一层深红的雾气，阻隔了话音。

“去喝点儿水，漱漱口。”

她几乎无意识地听从了他的话，左臂被他温柔地搀扶着，朝某个方向走去。厚重的深红帘幕在眼前不停摇晃。

“这儿有水。请允许我帮您。”

沉重的帘子被掀开。他拧了拧开关，这个拥挤的小凹室被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光照亮了。里面摆着一张巨大的床，一旁的灰色大理石洗脸池上还配有精致的黄铜水龙头。

即使只在这张床旁边站着，人都会感到羞耻。他给她倒了水。她把水含进嘴里，漱了漱口。疼痛消失了。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断断续续地嘟囔着：

“谢谢您。我好些了。没事的。”

说完她转过身去，想走出凹室。一张微笑的脸孔，一口闪亮的大牙扑面而来。

“您等等，别激动，别着急。”塔舍夫说。

他微微屏住呼吸，眼睛里迸射出狡猾又热烈的火苗，伸出炙热的大手，放在了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腰间。他对她耳语道：

“您累了。躺会儿吧。休息一下。这能让您平静下来。”

他紧紧贴住她。温柔又不可抗拒地扶着她，朝那张奢华的大床走去。

恐惧夹杂着羞耻笼罩了她。她猛地把塔舍夫推开，从凹室里奔了出来，浑身通红，颤抖不已。

她一把抓过礼帽。塔舍夫慌张地重复道：

“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您怎么了？您放轻松，我是真的不懂。是不是我……”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的双手抖个不停，无措地想把帽子戴上。帽簪从她颤抖的手中掉到地板上，叮当作响。簪子蓝色的玻璃头闪闪发亮。

塔舍夫有些生气，嘴里嘟囔着什么，朝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走去。她害怕地尖叫，抓着自己的薄披肩从包间里跑了出去，塔舍夫在她身后叫道：

“我就不明白了！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了！为什么！”

餐厅服务员们都惊讶地望着这个跑得飞快的小姐。

八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在喧闹的城市街道上走着，她脚步很快，几乎像是在跑。她选的全是自己熟悉的路，终于跑到了奥普立齐娜家楼下，她爬到一半，忽然又转身回到了街上。

她走一会儿停一会儿，把歪掉的礼帽整理好，用仅剩的帽簪固定住。接着，她登上了身后驶来的第一辆电车，就那么愣愣地坐着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满脸通红，一看就是个不幸的女人。直到所有人都

开始下车，有人在暗处用干涩又恶毒的嗓音说：

“到站了。不能再往前了。”

她下了车，环顾四周。

这里是城郊，房屋都低矮阴沉。人行道十分狭窄，上面的石板磨损得厉害。石头缝里的小草尽管瘦小却绿意盎然，青翠的绿色在傍晚的雾气中都清晰可见。

她满身疲累，不辨方向，十分随意又沉默地朝前走着。入夜后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半明半暗。悲伤降临大地，空虚的深蓝笼罩四野。

似乎有个被遗忘、被抛弃的人在哭泣。空气很潮湿，安静又悲伤。不远处传来芦笛般的呻吟，划破了寂静的夜色。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听出这是小提琴的声音。有人在拉琴，琴声如泣如诉，仿佛在送别逝去的爱人。她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。

就是这间破败、安静的房子。一片漆黑，一扇小门。院中传来小提琴尖细的哭声。

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走进小院。深处窗帘后透出微弱的光亮。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踏着窄桥上晃晃悠悠的木板走向窗户。她在窗边停下脚步，听了很久。

小提琴的呜咽停止在了一个高长的音符。接着，拉琴的人把小提琴放到了地上，磕出一声轻响。随后她听到了一阵一会儿向前，一会儿向后，快速又不均匀的脚步声。

是微风吹起了帘角？还是克拉夫季娅·安德烈耶芙娜轻轻用颤抖的指尖掀起了它？她看见了拉琴的人。